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于少保萃忠傳 第三回 虎丘山良朋偶會 星宿閣妖魅驚逃

于公見內邊走出二人，甚是儒雅，忙整衣冠相見。二人接進館中，各施禮畢，三人分賓而坐。于公曰：「小弟因游虎丘，不意往貴館經過，聞得書聲清朗，必有良友讀書，遂爾輕造。多罪！多罪！」二人答曰：「蒙兄遠臨垂顧，實乃三生有幸。」于公即問曰：「二兄尊姓大名？」右首者答曰：「小弟姓徐，名理，字元玉。這位是吾表兄，姓段，名民，字濟世。因承外祖之姓，姓唐，故鄉人稱為唐濟世。皆此處人氏。」于公聞徐理之言，即問徐曰：「小弟嘗聞姑蘇稱徐奇童者，必是兄也。」徐理曰：「不敢。」唐段民即答曰：「此正是表弟。」唐、徐二人問曰：「敢問尊兄高姓大名？何處人也？」公答曰：「小弟姓于，名謙，杭州人氏。」唐、徐聞言，忙起問曰：「莫非遇代巡對『赤帝子斬蛇當道』之神童乎？」公曰：「不敢。」唐、徐稱曰：「聞名久矣！何幸有緣，得兄遠顧，實乃三生有幸。」二人復問曰：「尊兄遠臨，必有何事？」于公即將前事說知。二人曰：「足見兄忠心觸發，豪氣過人。若如此，兄居鄙館月餘何如？」于公曰：「貴館清幽，二兄高品，正是讀書有益。今得請教，何幸如之。」遂喚于康，行裝內取銀伍兩，送與徐、唐，曰：「微物權為薪水之費。」二人再三固辭不受。于公曰：「若不肯受，是見卻弟也。」二人方始受之。于公遂與徐、段二友或講論經書，或商榷古典，或作文章，皆有高出人意表之才，彼此深為有益。在館三月，將近年終，于公欲回家來。二人固留不住，只得餞別。于公曰：「在此相擾多時，何以克當。」又喚于康取銀貳兩，送與徐、段二人。二人立誓不受，曰：「蒙兄雅教，感惠多矣。安敢受此。如兄不棄，明春專候兄來教益，足仰盛情。」遂相送數程，各各相別而歸。

徐、段二公送于公回至中途，忽見一道流，丰神秀麗，骨格清奇，飄飄然若當地之神仙。道流對二人曰：「二公送一友去，又有一友來陪伴也。」二人聞言，顧羽流曰：「仙長何來？有何見教？」羽流曰：「二公肯留小道時，當造府稟知。」二人允諾，即與同行。羽流心悅，即同到館。施禮畢，徐、唐二人問曰：「仙長何處人也？高姓尊號？」羽流答曰：「小道終南山人也。姓烏，名元運，號玄虛子。」徐、段二公見烏道丰姿磊落，談論多玄，遂留而館穀之，不題。

且談于公自回家中，過了新正，時永樂四年也。意欲復往姑蘇，時有朋友高得鳴、王大用、王尚質、李潛、劉士亨等，來拉公於慧安寺看書，遂不復游蘇州。當日眾友初集，各出分金，治酒於西湖舟中。酒至中巡，眾友齊上湖堤，少步片時。公至桑林之間，因見人剪伐桑枝，于公有感於懷，遂吟詩一首曰：

一年兩度伐枝柯，萬木叢中苦最多。
為國為民皆是汝，卻教桃李聽笙歌。

公吟詩畢，復同眾人席飲酒。是日暢飲，大醉而歸。來到寺中門首，有一太保神塑像於門首。公乘醉中見之，乃大喝曰：「如何見我來不跪接？可惡，可惡！明日罰你到嶺南充軍。」于公一頭說，一邊走進書房中去安歇，不題。

且說這太保神頗有靈異，因于公醉中要罰之言，其夜本寺住持西池和尚正睡中，夢見太保來見，曰：「今晚宰相要罰我嶺南為軍，恐不能在此久居，但未有發牒耳。若有牒文，即當去也。惟吾師面求，或者可免。」西和尚就問宰相是誰，太保用手指著于公書房。西池覺來，乃是一夢。曰：「奇哉此夢！我想起來此必於相公也。觀此一夢，于公日後必然大貴。待他起來問之便知。」遂到于公書房門首，問曰：「於相公起來否？可使人送茶來。」于公在內應曰：「茶到甚好。」西和尚即令人送茶湯進房。待于公梳洗畢，西池過房相見，曰：「夜來相公好醉。」公曰：「昨晚誠醉，不曾有甚觸犯於人否？」西池曰：「夜間相公醉中，曾發落鄙寺監門太保嶺南擺站？小僧夜間得此一夢，望乞相公恕饒。」于公見說，大笑曰：「果有此事。吾常見彼立在當門，故此酒後戲言，不料形於夢寐。」遂乃同出寺前，指太保曰：「吾之戲言，不足為慮。」是夜，西池又夢太保來謝道：「蒙吾師講過，宰相已饒我矣。奈我常直立門首，宰相屢憎吾之不恭。今後吾師可塑一隻腳屈膝者，如迎接之狀，庶可免也。」西池見夢，甚奇其事。翌日，即令人另塑一屈膝之像守之，至今神像猶存本寺。自後西和尚日加恭敬于公，凡百事皆措置，以待公不時之需。公亦深感其惠，謂之曰：「若果身榮，決不有負。」

一日，公會文於吳山之三茅觀中。眾友因談起：「聞得寶極觀星宿閣屢言有鬼，人不敢獨自歇宿。我等素知於廷益最有膽量，若能獨宿一夜，我眾友當出一兩銀子，設席湖中，何如？」于公見說，欣然允從。當晚，眾友一齊送公到觀中閣上歇宿。反鎖了閣門，眾友各自回去，惟于公獨宿閣上。坐之良久，不見動靜。待及四鼓，公正欲睡，忽聽遠遠一簇人，從空中而來，將入閣中。于公瞭見，大喝一聲曰：「是何妖怪，敢來至此！」鬼怪聞喝，一時驚散。只聽得空中有言：「宰相在此，險些被他識破。」少刻寂然無聞。公乃推窗看時，星月明朗，見窗口失落一物，公拾而視之，乃一銀杯也。遂袖而藏之，以為執照，心中思忖曰：「未審是何妖怪，乃能移人之物如此。」遂安然睡去。

少刻天明，眾友一齊在閣下喊叫曰：「於廷益，於廷益！」公聽得，佯為不應。諸友彼此埋怨曰：「甚麼要緊，賺他在此。倘或被鬼迷死，不是要處。」有孫菊莊曰：「於廷益平素有膽量，決然不妨，料他故意不應。」眾人開了閣門，一齊擁上。只見于公大笑曰：「快辦東道落湖，還有好處。」眾人見公，大喜，問曰：「廷益昨夜有何聞見？」公即將昨夜所見之怪說了一遍，即於袖中取出銀杯，對眾曰：「此乃天賜之物。」眾友忙問：「此物何由得之？」公曰：「昨夜鬼怪被吾喝散失落，因而拾得。」眾人見說，齊曰：「此怪甚異，乃能善移人之物，真亦奇也。」眾乃一齊拉公下閣，同出觀門。王彬曰：「吾等先到眾安橋下楊飯店酌些早飯，然後買物置酒湖中。」

眾人一齊皆到楊家坐下，只聞得人言：昨夜何顏色家因女兒患病，酌獻五聖，忽然檯子上不見一個銀杯，其實怪異。眾人聞言，乃曰：「此必是何家之物也。吾等飯畢，即到何家付還此物，然後落湖。」

眾人飯罷，一逕投何顏色門首訪問，鄰居皆言果有此事。早有人報知何家，只見何老出來相見：「請問列位先生何來？」于公應曰：「聞知令愛有貴恙，學生有一方，特來醫治。」何老對曰：「小女果有賤恙，未審有何妙方，可能痊癒。且請進內。」于公等一齊進內坐下。于公曰：「昨夜府上曾失甚物否？」何老答曰：「老拙因小女有恙將及兩月，諸藥無效，昨晚請祝獻師酌獻五聖尊神。正獻酒之際，忽然台上燈滅，不見一個銀杯。想是老拙不虔之故，以致神怒，所以有此。」于公聞說微笑，即於袖中取出銀懷，遞與何老，曰：「此杯是宅上之物否？」何老一見，連聲曰：「正是，正是！先生從何得之？」眾人以昨夜之事談了一遍。何老大喜。遂款留眾人待了午飯，又邀進後廳坐下。

少刻，大開筵席，厚待諸人。于公曰：「今日深擾，無以為報，吾知令愛必為鬼怪所述，吾有一方，可能醫治。」何老曰：「先生有何妙方，乞即示教。小女痊安，自當重謝。」于公曰：「可寫賤名貼於令愛房門之上，自然安妥有效也。」何老見說，即取紅紙一張，遞與于公。于公即題筆在手，大書「于謙在此」四字，遞與何老，曰：「可將此貼於房門之上，自然痊癒也。」何老再三致謝，又敬數杯。眾人辭謝而出。

何老即將于公所寫之字，貼於此女房門之上，其女果然安妥，並無顛狂之態。其母早間來問女之身體夜來何如？女答曰：「兒夜間見兩人到房門邊，欲進欲不進。只見那右邊一人說道：『即是昨夜神官，被他識破我們之事，今日在此鎮守，我們從此去也。』說了數句，倏然不見。」其母聞言，心中甚悅，自後此女漸漸身安，一家安樂，深感于公之德。其母見于公有此神異，忙出堂前，對何老議事，不知所議何事。